

自3月18日以來，太陽花學運所發出堅定、和平、溫柔的亮光，衝破了籠罩在台灣島嶼天空的威權政治幽靈，癱瘓了脫離民意、只有黨意的代議政治制度，凸顯了統治勢力的聽障程度，已經嚴重到無法體察台灣社會階層板塊瀕臨錯位衝撞的聲音。儘管有50萬人上街發出要求透明決策的聲浪，仍未撼動馬江體制同語反復，以拖待變的作為。如果，關乎台灣未來競爭力的《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》都可以用黑箱作業的方式，父權施與的態度，欠缺透明審議、說理評估、合理監督而強行通過，馬英九政府所面對的已經不是立法與行政權對立的問題，而是出現正當統治崩裂的危機。

在這次學運所展現的進步性不只在於透過社會運動的過程擴大了1990後出生的青年使用知性的決心、勇氣，大聲提出台灣未來的焦慮，直接挑戰公共政策議題，參與規劃未來。國會的占領行動，象徵著對國會長期以來淪為財團分贓，無法深入民間的失靈處境。攻佔行政院引來鎮暴部隊將手無寸鐵的學生打得頭破血流，清楚的照見寄居在民主統治機器中國家暴力的專制思維與行動。

馬江體制一面強調形式合法的法律秩序不容侵犯，遮掩權力的粗暴；一面用道德語彙來勸說學生應回學校完成學業，不要受到職業學生與政黨的利用，再加上一些預設立場的傳媒報導下，發動民間外圍組織要求安定的呼籲以及黑道夾纏威嚇，把統治機器內威權專制的規訓與懲戒發揮的淋漓盡致。

從1979年美麗島事件，1988年520事件，1990年三月學運，乃至於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，國民黨政府30多年來所操持的立場與語言仍然未變，作法依然相似。所有街頭事件不是暴民暴動，就是台獨、共匪及其同路人的三合一敵人所煽惑策動，這是歷經解嚴、解嚴的民主化歷程，又回到全面恐懼威權時代的倒退。

正因為是威權的思維與行動，馬英九政府不只把學生當成矇懂、需要照顧未成年人，更把人民當成懶惰不思考的順民。但是，他們並不知道，學生已經不需要國家監護，更超越了需要他人指導的未成年狀態，而用康德在1784年「何謂啟蒙？」的文章所揭櫫的啟蒙箴言--敢於使用知性(dare to know)，以共同思考，集體決議來喚醒人們不要再懶於運用理性，放棄習於接受服從的態度，與自己對話，大聲說出我反對。這一次，政治界的大人們只能旁觀，讓位給跨過成年界線的青年，在最壞的時代中，打出最美好的一仗。

歷經公民1985聯盟與318學運的兩次社會動員之後，體現了在有權力的地方就有反抗的存在。對高居廟堂，不問蒼生的執政黨而言，從無社運的路線問題，只有維護統治權力的問題。但是，對從社會運動起家，卻陷入只有執政思維軌道的民進黨而言，卻不能孤懸於脈動不已的社會力之外而毫無所覺。面對來自素人公民運動的洶湧波濤，民進黨若未能適時調整發展路徑，融合新世代的社會動能，就只能繼續做個旁觀者，看著歷史的列車疾駛而過。